

追懷廖耀湘將軍

蔣繼志

服務軍官團受到賞識

民國二十七年春，廖公耀湘自南京淪陷區脫險抵武漢，晉謁蔣委員長後，蒙賜嘉勉派任機械化第二百師少將參謀長，赴任之前，先至武昌珞珈山軍官團接受訓練，當時余適奉派該團服務，經同鄉楊君介紹晤調廖公。廖公表示，歡迎前往該師工作，是年八月，軍官團結束後，余前往湖南湘潭該師司令部晉見廖公，蒙委為通信營中尉軍需，營長柴劍，留奧學生，廖公軍校六期同學。十月師擴編為第十一軍，後改為第五軍，轄陸軍第二百師新編第二十二師及榮譽第一師，廖公升任新第二十二師副師長，奉命於湘鄉編組成立，可是師長邱清泉、參謀長黃翔、第六十四團團長謝慰雲均未到任，廖公代理師長又兼第六十四團團長，調余為該團上尉軍需，部隊新成，人手不足，業務雜亂，諸凡幹部之羅致，新兵之接運，糧秣被服之具領轉發等，固係廖公運籌策劃，而執行方面，凡廖公所命，余無不遵命兼辦；日以繼夜，備極辛勞，臘月底師編組完成後，移駐湖南東安整訓，一切業務始步入正軌。

二十八年年底，新二十二師攻克廣西南部之崑崙關後，正待掃蕩戰場，擴張戰果之際，日軍以兩架飛機編組一小隊，飛臨戰場，整日輪番轟炸，部隊隱伏森林地區，軍心惶恐，不敢擅動，傍晚日軍騎兵一隊，急衝後方，砲聲機槍聲突然齊發，軍心震驚，秩序大亂，幸廖公適時率部擊退，得以保定指揮中心的安全，但是通往上林鎮及遷江縣公路上，驚恐的散兵成羣狂奔，途為之塞，余亦難於散兵行列，突然我靈機一動，默想羣衆行動是盲從的，若不設法阻止，將不知要退到何處，如是乃在沿途電線桿上大書新二十二師官兵到上林鎮集合。

余到上林鎮時，天尚未全黑，官兵自動集聚一處達六百餘人，其中有尉級軍官十餘人，余乃向大家宣稱，現在我們已脫離部隊了，必須要集體行動，才有希望歸建。大家同聲響應。乃做臨時編組。我是少校級，由我領隊，秩序井然，行軍四日，於農曆除夕在遷江與師司令部會合，面報邱師長時，當蒙嘉許，而廖公則說：「蔣繼志你是一位軍需，居然能在混亂中，收拾殘衆，統率歸隊，真是想不到哩！」

不以親誼疏遠他人

二十九年夏，新二十二師因戰績輝煌，邱公清泉升調第五軍副軍長。廖公升任師長。原軍需處長、科長均隨邱公離去，廖公命我接任會計科長，余以年事尚輕，經驗不足為由予以婉謝，並推薦六五團軍需主任封筠擔任，因其經驗豐富，處事幹練，蒙廖公採納。余則任糧服科長並暫兼經費之請領與調撥。某次余自桂林第八軍需局請領經費回部後，發覺我的住房中竟多了一套行李，詢問後，得知是軍部幹訓班新調來的黃守仁少校的。余頗不悅，乃指揮士兵將他的行李搬至他室，原來黃守仁是廖夫人的叔叔，當時廖夫人的尊翁黃養舫老先生也住在東安，聽到這件事後，大為光火，並說：「蔣繼志是誰介紹的，他有多大的能耐，怎麼把黃家的人不放在眼裏，黃家人的東西怎麼可以隨便亂丟呢？」軍需處長石達成連連責備我，青年人不懂情理，瞎撞瞎鬧，而我當時的態度，有理不讓人，萬一認為得罪了，大不了捲鋪蓋走路，但廖公形色不露，毫無表示。大約二週後，可能是黃老太太怪罪太深了，廖公把我

和黃守仁叫去，我暗想這下可糟了！廖公問我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我照實說了，因為我保管經費，必須單住一間房，二人合住，萬一有失，誰能負責。廖公聽了笑着說，原來是這麼一件小事情，隨即告誡我，處人處世，應以和平為本，吵架徒增麻煩，解決不了問題，黃科長年齡大又屬新來，你應該幫助他，往後彼此都是同事，必須互相諒解，互相協調，不許再有爭吵情事，當時我曾認錯，一場風波就此平靜，廖公熱愛青年，更講道理，並不僅重親誼而疏遠他人。

六十五團團長鄧軍林，行伍出身，原是軍長的特務營長，戰場經驗豐富，崑崙關戰役有功，升少將步兵指揮官，鄧公性情火爆，恃才傲物，廖公對他禮遇有加，當師由貴州省鎮寧縣向雲南境內推進時，沿途糧食補給，至感困難，貴州俗稱爲「三無」之地，即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，鎮寧以西，更屬荒涼，糧食生產少，部隊行軍規定攜帶三日糧，沿途各縣亦算是鼎力支援了，可是鄧團長非要攜帶四日份糧不可，逼得廖公面色鐵青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我看氣氛不妙，即向廖公報告，我願盡力爲鄧團長解決，廖公頓時喜形於色，對鄧團長說：「好吧！蔣總志負責爲你辦理。」長官部屬尷尬僵局，驟然消失，師抵昆明郊區後，曾就此次長途行軍開了一次檢討會，廖公說，這次師由貴州移防昆明，途經不毛之地，但沿途糧食補給充裕，沒有使他操一點心，主辦人員自動自發負責的精神，殊屬可嘉。

師續向滇西推進前夕，我向廖公建議，部隊

開滇時沿途向各縣借領之糧必須結算清楚，以免部隊到達緬甸後，處理困難，當時適值年關，內子又將分娩，余折返貴州處理糧帳後，即趁暇返湖南探親，農曆大年初一，小女降生，兩週後夭折，因而遲延，返途中經廣西金城江時，與同事羅上校先致兄每日站立道旁，望穿秋水，不得一車，月餘後搭第五軍便車至鎮寧留守處，候令決定行止。

印緬野人山的苦難

援緬戰爭失利後，李參謀長濤率部二千餘人返回鎮寧整訓，而廖公所率之主力部隊，因爲密支那被日軍佔領，返回國之退路截斷，被迫西走野人山，該區位於中印緬邊區，係三國未定界區，洪荒森林，古木參天，毫無人煙，每年五月至八月爲雨季，雨季期中瘴蚊滋生，久列爲疫區，廖公率部進入該區後，經時三月，糧食斷絕，疫病橫行，官兵死亡枕藉，慘不忍睹。廖公曾有一電報致鎮寧李參謀長，電文內容大概是：師轉進野人山後，洪荒森林，日行萬山之嶺，披荆斬棘路途崎嶇，滂沱豪雨，瘴蚊爲患，飢寒交迫，瘟疫流行，官兵死亡遍野，慘絕人寰，開亘古戰史未有之先例，曷勝悲憤，惟望後方官兵，積極整訓，冀圖來日瀚雪此恨云云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日若無廖公恩准，讓余折返貴州，則余必遭受野人山之災難矣。

廖公部隊抵達印度比哈爾省藍姆伽營區後，即電令鎮寧部隊，迅速飛印度歸建。余在鎮寧時，曾患肋膜炎，胸部劇痛，發高熱，住安順陸

軍軍醫學校附屬醫院，歷時及月，病愈後，身體瘦弱，不願遠出國門，同時胞兄勵志仍在印度，父母年高老邁，亟需親人照料，乃電請辭職。旋得廖公復電：「蔣總志必須急來印度，接掌軍需處，蔣勵志可准其長假返國。」長官寵召，祇好遵命，臨行前夕，李參謀長濤約我長談，他說，廖公與他誼屬同學，又是同鄉，理應飛印度，共赴患難，但衡諸師內人事，副師長缺必由鄧軍林升任，他實不敢多想，因此他也想離師另謀發展，囑余面報廖公，余當時曾力勸李參謀長說，天下事常難預料，事在人爲，你與廖公關係，非比尋常，理應肝膽相照，同赴患難，共整軍威，如是李公親書報告一紙，交余攜陳，爾後李公率部飛印度歸建後，因伊係陸軍大學第十期畢業，卒獲軍委會核定，升爲副師長，如願以償矣。

余在昆明候機期中，忽又得傷寒病，住昆明惠滇醫院，醫生斷爲斑疹傷寒，連日高燒至華氏一零二度，十五日後，體溫急降，再三日即恢復常溫出院，主治醫生對我說，幸虧你原來身體強壯，不然這一次大病，就難渡過了，出院後第五日，余病體尚未恢復，即乘中國航空公司班機飛加爾各答，轉赴藍姆伽。

用人唯才終得佳績

余在昆明時，曾羅致金問道、孫楠、王忠三人，金孫二人係經朋友介紹，中央大學學生，浙江人，王忠則是自行請求，余因需人工作，即囑彼等隨鎮寧部隊飛來印度，經簽請廖公核准，委金問道爲上尉軍需管出納兼英文打字，孫楠爲上

尉軍需主管會計，王忠爲中尉軍需負責糧服，當時師內部份人士不表同意，建議廖公更換職位，廖公說金孫二位軍需他不認識，他們是大學生，也是蔣繼志安排的，如有問題，應由蔣某負責，廖公用人不疑，因才器使，坦蕩胸懷，了無私心，可以想見矣。爾後孫金二位，在部隊表現優異，忠誠負責，直至東北失守，與部隊同患難，也可說是毋負付託矣。

余抵藍姆伽後，原師部軍需處負責人封筠准長假回國，余奉命接掌，當時最重要的工作爲清發部隊轉進後數月來積欠的薪餉，與建立以印度貨幣（盧比）爲單位的薪給制度，工作極爲繁重忙亂，清發薪餉方面，遵照廖公指示，官兵凡能說出階級及職位者，一律照發六個月薪餉，人皆歡欣，至第五軍部份直屬部隊之欠薪，則由軍部派朱本湘上校攜款來藍姆伽，亦委由師軍需處依例代發，剩餘經費則由朱上校本人及准假回國之封筠及陳軍需負責攜回，該時匯兌不便，彼等乃換成金塊由封陳二人先行攜返昆明，通過機場檢查站時，在陳軍需身上搜出黃金二百餘兩，予以沒收，後來封陳二人因黃金走私罪名伏法，人皆誤爲新二十二師所爲，其實全爲軍部剩餘經費，以及少數官兵個人托封陳二人攜返國內轉寄之養家費，新二十二師實不知情，也無損失，更與廖公無涉。

關於盧比薪給制度，當時駐印軍總指揮部，總指揮爲美軍將領史迪威將軍，參謀長爲波特勒將軍，當時總指揮部的意思，除了個人給與可以照發外，其他經費如辦公費、訓練費、保養費、

特支費、以及作戰臨時費等均應剔除，因其影響軍隊士氣及整訓作戰，關係重大，乃由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、中校科長王筠及新二十二師師長廖公耀湘與我向波特勒參謀長交涉，余則將國軍給與制度以及科目運用的內容，逐一加以說明，爲時月餘，始獲核定。盧比給與爲將官二百元、校官一百一十元、尉官五十五元、士官三十元、兵二十元。印度金價每兩爲二百元。此項給與在當時國軍待遇中，堪稱優厚。駐印軍實施副食品實物補給，每日定量，食米二十二兩、牛肉四兩、蔬菜半斤、食油一兩、鹽三錢、校官改發麵包，另加香煙砂糖咖啡等，戰時則有野戰口糧，由於此種實物補給制度之優良，官兵健康受惠非淺，整訓一年，士飽馬騰，官兵皆粗黑健壯，體力充沛，後來在中印緬邊區反攻作戰中，奮勇堅忍，克敵致果，痛殲日軍第十八師團者，實著顯赫之功也。此種制度亦爲國軍副食實物補給制之肇始。

三十二年夏，藍姆伽整訓期中，軍委會致電廖公，願任騎兵學校校長還是留任師長職，徵詢意見。廖公以軍人服從爲天職，當即電報昆明防守司令，嗣得復電指示：「軍人事業在戰場，仍安心師長職」，旋又得軍委會電令：「仍留任師長，安心整訓」。

反攻緬北馳援貴州

三十三年春，反攻緬北之戰，自新二十二師在新平洋地區擔任正面作戰任務後，節節勝利，史迪威將軍親自駐師督戰，迨至英克塘隘口時，敵人抵抗益堅，每個樹幹每個大樹根都是敵人之機

槍堡壘，經過一月餘之逐樹艱苦戰鬥，卒將頑敵盡殲，尋即一舉而下索卡道，悉殲日軍第十八師團，戰果豐碩，自此史迪威將軍對廖公之作戰指導，深具信心，爲獎勵戰功，遂保薦廖公升任軍長，據史迪威將軍之侍從軍官華裔美籍楊少校透露，當重慶軍委會復電，僅升孫立人將軍爲新一軍軍長，史將軍即飛重慶，不久再發佈廖公爲新一軍軍長，新一軍轄二個師，新六軍轄三個師。

新六軍軍部奉令在緬北卡馬英成立時，軍部軍需處長職務，余曾向廖公建議，請昆明辦事處黃仁舫上校擔任，黃亦爲廖夫人之叔父，老成持重，頗爲得宜，然廖公說，軍隊是青年人的事業，未予採納，仍命我任新六軍軍需處上校處長。

三十三年冬，日軍由廣西連陷貴州省之獨山、都勻，貴陽岌岌可危，新六軍轄新二十二師及第十四師奉命自緬北空運雲南曲靖，以支援貴州省內戰爭。廖公保持官兵戰力，迭向軍政部請准，返國後仍依駐印軍制度繼續實施副食品實物補給，爾後軍隊移湖南芷江以及京滬地區，均未改變斯制。

我軍駐防曲靖時，廖母蕭夫人自湖南邵陽原籍避難前來，廖公得以侍養，親子情重，狀至愉快，每日晨昏陪伴慈母，閑話家常，安慰親心，三十四年初湘西緊急時，我軍奉命飛湖南芷江，不久戰局平靜，廖夫人遂遷住芷江，時第四方面軍王耀武將軍常輕軍簡從，早晚常自辰谿來訪廖公館，向太夫人請安問候，愛屋及鳥，以示對廖公友善，且曾表示，希望新六軍編入其建制，廖公表示，軍人以服從最高當局之命令爲

主，遂未果。

芷江受降拱衛京滬

三十四年八月，美軍原子彈轟炸日本長崎、廣島炸毀了日本軍閥以武力統一東亞的迷夢，八月十四日昭和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我軍奉命籌備日軍特使來芷江洽投降事宜，余奉廖公指派任籌備處財務，當日軍特使專機降落芷江機場，松本特使步下飛機時，見到擔任警衛的新六軍士兵頭帶鋼盔，身穿薄毛軍服，揹負背包，腳穿皮鞋，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，手持衝鋒槍，軍容整肅，武器精良，連聲讚嘆說，中國尚有如此精兵與裝備，無怪乎日本皇軍要失敗了，典禮過後，欣慰身為軍人，親見敵人派來降使，洗雪中國近百年來受日本侵略之奇恥大辱，余親臨盛典，頗有榮焉。

我軍空運南京前，廖公命副官處長敬映東護送廖太夫人等返回邵陽原籍，並在邵陽東門外北塔庵傍購地二畝，糾工建築一棟二樓西式洋房，聊供廖太夫人晚年安棲之所，該宅遠離邵陽城，濱資水之西岸，前有雙清亭，後有北塔，互成犄角，高廟潭清流迂迴其前，左有茂盛楓林，風景頗為雅靜，這是廖公在邵陽原籍唯一的財產，並命敬處長川留守，代為侍奉太夫人，克盡人子之道。

八月下旬，我軍奉命空運南京接受日本駐華派遣軍岡村寧次大將之投降，並負責掃蕩南京城外以及附近縣市之共產部隊，鞏固京畿之安寧，九月三日日軍投降簽字後，全部解除武裝，各

日軍部隊仍駐留原地，待命遣返，當時京滬地區中央補給系統尚未建立，該地區二十餘萬日軍之補給責令新六軍負責辦理，而廖公將此任務，命我負責，並再三叮囑說：「這次日軍雖然投降，但仍仍是第一流部隊，你負責該部補給，必須要本適時適量確實週到的原則，辦好主副食補給任務，其次，中國歷史上豪富之家，類多纨绔子弟，難成大器，所謂『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』我現在是軍長，也算是高級將領，可是我是農村子弟，生活也簡單，我也祇有一個兒子，他秉賦聰明，將來定可自謀發展，因此我希望你必須遵守法令，誠實服務，不要存有任何為長官謀求財富的觀念，否則你雖敬重我，可是實在損害了我及我的後代」。我奉命後，戰戰兢兢，謹遵此令，堅守不渝。勝利復員期間，新六軍負責京滬地區治安，並協助特派員辦公處接管敵偽產業。廖公除接受撥配之上海靜安寺路一棟二層樓住宅外，別無侵佔其他任何房屋及財富，而一般流言蜚語，惡意中傷，實屬別有用心，殊不足採信，且時至今日，廖公之獨生子廖定一先生，自香港隨母親遷臺灣後，寄住姨父家，臺灣大學畢業後，更赴美國深造，旅費無着，曾由新六軍在臺舊屬湊足資助，以成其行。廖定一學業完成後，在一家美國建築公司任工程師主任，收入豐富，生活尚稱舒適，自食其力，獨立創業，足證廖公之言，信可徵也。

當年恩人重來相見

在南京時，有一位樸素的老先生，手持一份

報紙要見廖公，說：「這位廖軍長是不是前教導總隊的廖耀湘主任。」經廖公接見後，正是他患難中的恩人和老先生，廖公對他備極禮遇，並撥日式舊卡車二輛助他在下關重開磨房；以報救難之恩，原來民國二十六年，廖公任教導總隊旅部中校參謀主任時，南京陷敵後，避入棲霞寺，躲避敵人追殺，月餘後，廖公偕廣東黃君——留歐學生——離開棲霞寺，擬偷渡長江，途經下關時，向一位趕毛驢的和老先生問路，和老見二位青年英俊，心存愛護，答說現在日軍搜索緊急，不可莽動，如信任我，可到舍下暫避，我將伺機引導你們渡江，廖黃二人乃躲入和家天花板上，和老招待飲食，有如佳賓，又月餘，情況平穩，和老將子及女婿跟隨二人從蕪湖渡江，過日軍封鎖線時，槍聲隆隆，其女婿懼怕，隨和老折返，其子則隨廖黃二人逃抵大後方，和姓青年初住廖家，二十八年黃君任某補訓處長時，接和姓青年往該處，以後即無連絡。

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，軍部同仁齊集上海靜安寺路廖公館歡渡聖誕節，正當狂歡之際，廖公突然對舒副軍長和我說：本軍奉命開東北，將在葫蘆島登陸，飛機已備好，你們明天上午即飛平津，向第五補給區司令部洽領原日軍遺留的防寒皮軍服，並即督運葫蘆島待發，次日余即隨舒公搭飛機天津，再次日赴北平向補給區洽辦防寒皮軍服，三十五年元月七日續飛山海關外之錦州，當時白雪皚皚，遍佈大地，余等僅着呢大衣及普通皮鞋，下機後，腳踏雪地，寒氣侵襲，祇覺得遍身宛如針刺，北國凜烈風雪，到此時乃

初嘗滋味矣。新六軍各部隊陸續登岸後，隨即進佔黑山牛莊前線，廖公於元月中旬飛來錦州，隨即展開攻擊，五月攻佔瀋陽後，即令余在瀋陽成立辦事處，因為戰區遼闊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撥配了一節列車，由大車頭一輛，頭等臥車二輛組成，作為廖公作戰指揮車，廖公偕同侍從參謀數員衛兵一排，經常坐臥該列車，日以繼夜，馳騁戰場，每於路過瀋陽時，間常來辦事處住宿，余常陪侍左右，閑話家常，有時候囑買烤紅薯充飢，廖公為農村子弟，故常念念不忘農村食品也。

東北戰場幾件小事

三十五年五月，廖公耀湘新六軍攻克四平街後，以秋風掃落葉似的凌厲攻勢，痛殲匪軍，進佔長春後，進而佔領德惠以南迄松花江傍之吉林一帶時，沿途俘獲匪軍高粱大豆，為數甚多，當時余曾建議廖公，對俘獲的軍糧，應予調查統計後呈報長官部請示處理，廖公說，他已面報長官准許，將這些糧一部份撥交工兵營作為在佔領區的構築碉堡的經費，大部份撥交收編之前偽滿軍隊作為軍糧，這些業務已有妥善處理，你不要管，據當時隨同舒副軍長在吉林指揮所的舒傳煜參謀說，經過他點撥的軍糧為數不少，統統就地發給請求收編之前偽滿軍隊，惟該時請求收編之偽滿軍番號及人數之多，確實令人感動。廖公處事，一秉忠誠，光明磊落，凡對國家對軍隊有利的事情，毫不猶豫地坦誠而迅速處理，全無一點隱私之意。

三十五年底轄區內治安，平靜安穩，各部隊眷屬紛紛前來東北，廖夫人亦由上海前來瀋陽暫住，某次廖夫人對我說，她這次路過北平時，很多師長太太都住自己的公館，而我却住旅館，你可否也替我在北平租一個公館，如是某次我趕赴平治公務之便，在北平向敵偽產業接管處為廖夫人洽購了一棟普通公館，該宅是改良型的四合院，座落在西單牌樓附近，可惜該宅自接管迄北平淪陷，廖夫人從未住過。

廖夫人來瀋陽後，尚無適當的住所，經洽商長官部趙參謀長家驥同意，將其在瀋陽南滿站前的一棟日式二層樓住宅，讓售給廖夫人居住，原來該宅極不清靜，有一個時期，如廖公不在家時，雖尚住有副官衛士十餘人，夜晚常聞有沙石投擲門窗玻璃或屋頂，經察看又無實物，騷擾不得安寧，廖夫人乃另遷，嗣後經調查，趙將軍的中尉副官曾在該宅上樓轉角之小房間內自殺，後來趙府日本下女即住在該室，每至午夜，常有一黑色小物緊壓其身，下女懼怕，不敢聲張，徹夜不能眠，月餘後，該下女吐露真情，堅決求去，而趙府也他遷，故而讓出。

我在瀋陽時，常奉廖公指示與長官部各處室協調聯繫，某次長官部作戰處長姜漢卿將軍對我說：「蔣處長你要報告廖司令官，長官部是新六軍的上級機關，我們是長官部的重要幕僚，而不是廖司令官的幕僚，每次作戰計劃與行動，廖司令官應該很客氣地與我們協調研商，而不應以命令語氣詢問我，這件事應該怎麼計劃或辦得怎麼樣了？」我答覆說：「廖公擁護領袖，服從長官，常以東北的軍事與安危為己任，長官每有所命，無不全力以赴，完全是一番鄉氣人的作風，

對於人際關係，缺乏奉承迎合的世俗態度，故一般不大接近的人士，以為廖公驕橫傲慢，其實他却是一位平實坦誠，言笑不苟的鄉下人，廖公重理智，講道理，亦有虛心接受建議的雅量，如果他指責你，祇要你能講出道理來，他隨時都可改正觀點，而且從不記在心中，隨說隨了，因此幹部們都很敬重他。」

三十六年九月，參謀總長陳公辭修接任東北行轅主任，某次曾召集瀋陽地區中校以上軍官講話，他說剿匪戰爭經過了一年多，作戰成果表現最優異的，關內要算第五軍，關外要算新六軍，尤其是廖軍長學問好，肯研究，戰術修養高超，是一位優秀的將領，希望大家多向他學習，陳辭公能予賞識，並在大眾前公開表揚，殊屬難能可貴，事實上廖公所統率之新六軍，二年之間馳騁東北戰場，無役不從，無堅不破，戰果豐富，戰功彪炳，匪軍曾有「逢六不戰」的口號，凡在東北的軍民人等，無不知之，有口皆碑，嗣後據聞因作戰計劃觀點不同，刺總不採納廖公之意見致遭挫敗，誠屬不幸。

財務節餘犒賞部下

三十六年八月，廖公升任第九兵團司令官，新六軍交接時，曾有結餘經費數十萬元，余曾請示，如何處理，廖公指示，軍部自副軍長以下官兵，忠心輔佐，使他能有今日成就，至為感激，這些錢應全部分配給他們，藉酬辛勞，聊表謝意，他個人的生活，可不要顧慮，因此在鐵嶺慶祝新六軍成立三週年暨廖公榮升第九兵團司令官時，會後並敘餐，官兵喜氣洋洋，歡欣鼓舞，其受

官兵愛戴之情，可說是自然而誠懇。

余辭去軍需處長後，廖公向第六補給區推薦，任余為第四十七兵站支部長，仍擔任新六軍補給任務，三十六年余擬辭職返湖南省親，為家父七十大慶祝壽，但無法啓齒，某次在鐵嶺新六軍軍部聚餐時，余曾以家父年屆七十身弱多病為詞，擬辭職返鄉探親，以盡人子之道，且推薦曾任團長之張超日接任，又經李軍長適時予以解說，廖公答應了，但說你辭職可以，但須儘速趕回，並必須確實督導張超日執行補給工作，如有延誤，你可脫不了責任，隨後並告誡我說：「一個人

的成就，必須是學識能力毅力與機會的結合，爾後你應當努力自修，充實自己，培養良好的社會關係，增進社會地位，方才可以接受更高的任務。」語重心長。廖公對余付託之重，期望之殷，真叫人感激不盡，而今余竟碌碌終身，看來不過爾爾，午夜沉思，不禁汗顏無地矣。

三十七年夏，聯勤總部實施財務新制，於瀋陽成立聯勤收支處，經廖公推薦，發表余為該處副處長，六月到職，十月東北軍事逆轉，錦州失守，北寧鐵路遭截斷，余奉聯勤總部命令，前往葫蘆島成立收支辦事處，擔任錦州以西國軍財務

支援，十月二十日赴任前夕，向廖公拜辭，此番相見，氣氛大異，廖公似有滿腹心事，無限依依之情意，良久嘆曰：此次遼西會戰，關係整個東北命運，責任重大，可惜劉總不採納余之建議，擺出長蛇陣勢，硬向敵人堅強據點——錦州攻堅，凶多吉少，極為不智，但長官決定如此，其可奈何，也祇好捨身硬拚矣，你能離開瀋陽最好，如若爾後情況更惡化，你可回到兵團部來，隨部隊行動，自必安全得多。殊不知此次話別，竟成永訣！

戰陣失利名將有後

二十二日晨，我率屬搭空軍飛機飛葫蘆島，三十日下午東北剿總衛總司令立煌、趙參謀長家驥等共乘空軍飛機兩架飛來，傍晚余前往晉見，趙家驥將軍告訴我，從前線歸來官兵說，廖司令官的吉普車上滿灑鮮血，但不見廖公及其隨從，料想情況不妙，次日劉師長梓皋亦來告訴我，他聽到匪軍廣播說，廖兵團已被擊潰，廖公生死不明，全力搜查中，第五十四軍某秘書精通相術，于是我和劉師長持廖公相片及生庚八字，前去請教，他說：「此人沒有死，但今年主凶剋，有大災難，俗語說：『善射者死於箭』，其斯之

謂歟，堂堂男子漢，保國殺敵上戰場，可是久戰沙場死，自古征戰幾人還呢？」

十一月七日余隨劉梓皋師自葫蘆島撤退抵上海，廖夫人得悉廖公失敗消息後，涕淚交流，每日憂心忡忡，不知所措，十二月余復協助廖夫人自上海搬遷至湖南長沙黃家暫住，其後與廖公同時在遼西被俘又被釋放之周副師長璞，返回長沙後，始知詳情，再後被俘被釋放之舊屬幹部如邱中岳、黃如旭等，均向廖公懇切囑託之口信，專程來長沙轉告廖夫人說，他已被俘，此生已了，對家庭已無法照顧，叮囑廖夫人應攜帶兒子從速遠離湖南，投往政府所在地，悉心培育兒子，俾長大後，能繼續報效國家，是其大願。廖夫人母子逃出大陸後，曾住香港一年，四十年請准遷臺灣，與其妹胡夫人同住臺北市中山南路，由此足見廖公雖身陷囹圄，但心向政府，崇拜領袖之忠誠，始終如一，未嘗稍變，世人不察，常以成敗論英雄，對廖公戰敗被俘，多所詆譏，使廖公含怨莫伸，殊堪慨嘆！今廖公被俘屈辱憂鬱以死，固可憫也，而又遭物議，九泉之下，其能瞑目乎，我謹以親身所見所知，述其生平一鱗半爪，以供世之君子知人論事之參考。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三

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要目有：俺爹爹。父親軼事二三則。俺娘。紀念父親。回憶奶奶。紀念大哥。先兄道鄰事略。哭三哥。紀念三哥。羅馬三年。哭父親等篇，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，蔣復璁先生序，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